

中医病案分析

运用大青龙汤得失案析

宋道援讲述 宋 麒 宋 鹏 宋 麟整理

大青龙汤为《伤寒论》峻汗重剂。临床运用，须恪守仲景原文主证以及方后注语，不可轻率从事。余用此方，有失有得，录之于次，祈质正于高明。

得汗复服 亡阳而毙

1929年春假，随族人同舟由沪至屏凤山。有雷某之子，年20岁，患病甚重。其父代诉：“初因劳作往返，抵家热甚，遂用井水沐浴，拂晓即发寒热。年事方壮，不以为意，三天犹不退，虽经治仍日甚一日。”是时，其妻携扶出室，为之易衣，但病人云冷甚，坚拒去被，语声高亢，欲饮冷茶。又见患者虽委顿，但面色缘缘正赤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唇周燥焦破裂，上有血迹。问：“衄乎？”其妻答：“齿鼻均有血，前天才开始，量并不多”。试令张口，腥热之气喷人，衄间亦有血迹，舌质色红，苔灰白干燥。脉浮数，一息六至以上。按其胸腹，皮肤干燥，抚之热如炙，腹柔软，遍寻无痛处，脾可触及。小溲赤热，六天来大便共两次，色黄不黑。腹诊之顷，时时蹇缩，口亦为噤。问：“曾出过汗否？”曰：“病至今日，从未出汗，故乘热给药，希能出些汗把热退去，但吃药后只觉烦热难过，汗则丝毫没有”。余始以为大青龙汤证。然患者有衄之一症，是否血热？继思之：舌质不绛，神识不昏，未见斑疹，加以大渴喜冷饮，显然邪尚在气而未入血。既未入血，则致衄之由，仍系《伤寒论》所谓“剧者必衄”者“阳气重”。乃书案云：

热为寒困，欲透未由，愈郁愈炽，阳气重故衄。大渴引饮喜冷，神清舌不绛，未涉营血分，犹可辛温透汗。盖表之严寒不解，里之炽热不除也，然气热已经弥漫，焦头烂额堪虞，势非略参辛凉不可。大青龙汤主之：麻黄六钱，桂枝二钱，生石膏八钱，杏仁五钱，甘草二钱。一剂。

书毕，觉病情虽延一周，但正年壮，病机与方药无间，其效可必。乃嘱其父曰：“服后能得汗，则热亦可随之而退”。此时舟人催行，遂匆匆告别。不日束装返沪，亦未及过问其后果。

抵校，将所录脉案就教于陆师渊雷，诂料陆师阅

后谓：“病因大青龙汤证，但所用者，究系何方？从药量比例，或可云仿之大青龙，但所列药物则非，称之为麻杏甘石加桂枝，亦可称之为麻黄汤加石膏，诚非驴非马汤”。余谓：“姜枣在本方非属必要，故舍而未用”。师对此语，大不以为然，曰：“仲景方不特药量之比严谨之至，即一药之取舍，效若天渊，《伤寒论》中此类例证，不胜枚举。”当时虽唯唯，然内心实不折服。遂又质之章师次公，并告以己意。章先生云：“陆君之言诚然！余所欲知者，乃药后以何方继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章师曰：“对如此重病，投如此峻剂，而不预谋善后，安危难卜，非万全策”。陡闻此教顿觉冷水灌顶，虽欲亟知其果而不能。

暑假再返，遂借造雷家。其父云：“服药一煎，不久即出汗很多，怕冷怕热，口渴难过，病好了一大半，深夜服二煎，但汗不如白天之多，不过热未退清。家人以药虽贱却验，又贖一剂。服后，汗较昨天更多，且一直不止，热虽退清，但怕冷更甚，继而四肢亦冷，浑身如冰，四肢抽筋，依次神识昏迷，话也不能说，如此一昼夜，延至深夜而亡。”含泪唏嘘，惨不忍闻，余虽心为之碎，实无言可慰。

想此病之方，蒙章陆两师鉴定，再征以第一煎服后的表现，大青龙本系的对之方，可予肯定。但方证的对，而仍不免于死，非方药所杀，实用方者杀之也；病重如斯，方峻如斯，安危难卜，而余未亲自观察，一书了之。麻黄能使人汗，多汗亡阳，今量达六钱，并伴桂枝，能不防其大汗乎？况《伤寒论》汤后服法下，明明有“若复服汗出亡阳”之戒。而余视此文若不见，未预告汗后再服之害，致使汗后一服再服，大汗亡阳而毙。况本方即不再服，药重如此，也大有亡阳可能，故当预告服后诸情及抢救方药。当时若预拟四逆辈授之，以备不虞，则即肢冷脉绝也或可有救。而余计不出此，铸成大错，实由我之蒙昧所致矣。

未雨绸缪 阴竭得救

1934年，大旱，七月上旬某日傍晚，应邀为狄某诊病。至其家，始悉患者高热寒战六天，曾服王君中

药三剂, 症情未减。狄某乃余素识, 年约四旬, 形瘠胸狭, 颈细腰曲之质。揭帐而视, 湿巾复额, 目陷颧突。见余, 张目示意, 喃喃如诉, 然喘咳频频, 时断时续, 屡屡干呕, 语音难辨。家人遂以茶壶纳入其口, 稍顷而尽, 所给者, 西瓜汁也。据云: “初从匙灌, 不厌所欲, 乃绞贮壶中, 终其吮吸, 始称快意。”饮后语言略清。揭布诊视: 大肉尽脱, 皮肤干枯, 肋骨突兀, 肌表未见瘀斑。腹陷如舟, 肝脾可触及, 但无压痛。腹诊之顷, 口噤战慄, 肢体蜷缩。喉不痛, 病起即未大便, 漫少赤热。六天来, 除大量喝西瓜水、橘汁露等外, 粒米未进。小便少, 又无丝毫汗。舌质干萎边红, 满布白厚燥苔且中黑。脉来浮促。

盖当年夏季久旱酷热, 患者起则深堂高厦纳凉, 卧则令人挥扇促睡, 故非时之寒, 侵非旦夕。《内经》曰: “暑当与汗俱出勿止”。而今毛窍因寒而闭, 内蕴之暑欲逸无路, 此本患之病机也。

单纯之暑邪, 其解当赖汗出; 闭表之寒邪, 亦须汗出方散。两邪之性, 虽同冰炭, 但其治则实一。今寒约束, 暑内郁, 已成燃眉, 势非大汗不可。此本病之治则。

病机明, 治则定, 方选大青龙汤无疑。然亦有可商者, 此患者形羸肌消, 素质阴虚, 且病至大肉尽脱, 能否胜此峻剂? 其次, 时值天暑地热, 亢旱之年, 麻桂有无犯禁之嫌? 故迟疑难决。且忆叔和有“脉促为阳盛”, 成氏有“桂枝下咽、阳盛则毙”之说。本患之脉, 浮而且促, 阳盛之极。阳盛者, 服桂枝且毙, 遑论麻黄? 故对青龙更觉难投。思前想后, 茫无所措, 遂又将王君所处之方, 反复推敲: 桑菊银翘薄荷等, 既不足以达其汗; 即饮大量西瓜汁, 热势尚日张一日, 况区区活芦根所能及者; 即以最后方中之犀角而言, 也非热在气分者所适。此病之治, 明明不属于辛凉轻剂或咸寒者所能效。

继思经文有“下之后, 脉促胸满者, 桂枝去芍药”, 促脉果属阳盛, 仲景何以反去阴药之芍药, 而仍留阳药之桂枝? 况促或结脉, 屡见于胸痹病例, 桂枝薤白等, 临床习用每效, 未尚见有何流弊。可知所谓“促为阳盛”及“桂枝下咽、阳盛则毙”等语, 实系叔和辈杜撰。考之《伤寒论》, 证之实践, 均不足为训。本例表寒不解, 无以透此里热, 乃不二途径。若不散其寒而求清其热, 则此热不可除矣。故毅然主以大青龙汤。立案曰: 素质阴虚, 酷暑深入, 季值炎夏, 更被非时之寒所闭, 暑不得与汗俱出, 愈遏愈炽, 必也麻桂驱散其寒, 大开毛窍, 俾其汗溢, 暑邪方出。若畏其热, 徒用清凉遏遏, 闭门留寇, 实非良策。阴竭液枯, 后果

不堪设想。方投大青龙, 冀其兴云作雨, 寒随汗散, 暑偕汗出。在此存亡之际, 不得已背城一战耳。

麻黄五钱, 桂枝二钱, 生石膏八钱, 杏仁五钱, 甘草二钱, 生姜一小块, 红枣十二枚。一剂。

古今权衡之比, 言人人殊, 莫衷一是。余用经方之剂, 每取其十之一。即古方之一两者用一钱, 枚与尺合计者, 则按现代常量酌加。大青龙麻黄六两, 应为今之六钱。因炎夏且体质阴虚, 故窃减为五钱。显然, 麻黄之量, 比之习俗, 实量极矣。服后最大的可能是大汗, 大汗之弊为亡阳, 雷氏之子已是明证。但本患者的素质乃阴虚, 汗为心液, 过汗脱阴, 也不能绝对排除。因此, 遂又书第二方:

生附子、别直参各三钱, 生龙骨、生牡蛎各二两, 西洋参、五味子各五钱, 鲜生地半斤, 麦冬一两。

以上各药除生地准备捣汁外, 其余均同时另煎分贮, 各瓶标以某名, 随证遴选取用。不时, 大青龙汤药煎成, 先以西瓜水恣其饮, 约二三分钟再吃药, 又仿先服米汤作战汗之法。詎料药后患者烦躁益甚, 喉咙焦燥, 难以忍受, 脉来更数且弦劲搏指。如是约半时许, 汗先由头额而胸腹遍及肢末, 量亦渐增, 粘手并带馊臭味, 脉亦较柔软, 且默默似有入睡意。乃嘱任其眠勿扰, 余出室暂息。然顷闻所虑者, 不患汗而患不汗。若麻桂下而不得汗, 诚如砒糠榨油, 后果不堪设想。今既汗, 病解有望。既使大汗, 至其极, 亡阳耳, 则参附等固早为之备无恐也。又入视, 患者正酣卧, 其妻低声相告: “大汗一小时后始敛。拂晓曾大便一次, 初干黑, 继如败酱, 量颇多, 臭秽难闻。便已入睡, 时许醒来, 吃粥汤半碗。”脉之沉细而微, 未见间歇。移时患者醒, 勉力与余语, 音声极低, 几不可闻, 但清晰, 精神极度委顿。舌苔尽脱, 舌质干萎如豚肝。口仍干, 不欲饮。少气不足以息。虽脉静身凉, 但气阴亦大衰矣。乃嘱曰: “以昨备之鲜生地捣汁, 掺入麦冬、西洋参汁, 隔二三小时服一次, 任何药勿进。”

翌日正午, 又处一方案于次: 投大青龙得畅汗, 表寒除, 里热退, 然气阴亦大衰矣, 方以竹叶石膏汤加减: 鲜淡竹叶五十张, 生石膏六钱, 麦冬六钱, 西洋参四钱, 甘草二钱, 梗米一撮, 鲜生地二两。

第三日又诊, 见虽形羸而倦, 精神极委, 脉舌均如前, 然热未再张, 且时进粥汤藕粉等。乃遵热病善后, 悉心调治两月余, 完全康复。经此例, 实觉有堪耐人寻味者: (一) 服大青龙后大汗, 必然导致阳亡。而素体阴虚者, 又更易阴竭。(二) 本方不特能大汗, 且有通便之功。表寒里热, 同时并解。